

大字报的风波

(独幕话剧)

范凡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大字報的風波

(独幕話劇)

范 凡著

大字报的风波

(熟事话剧)

范 凡 著

★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保定市裕华东路)

河北省书刊出版许可证第三号

宣武门内大街日根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河北分店发行

★

1958年5月第一版 195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• 4日 10,400字

印数: 1—3,000册 定价(5) 0.06元

统一书号: T10090 • 125

人 物:

金树德——机械厂老施工, 52岁。

金二钟——机械厂徒工, 金树德之子, 23岁。

金大婶——金树德之妻, 50岁。

姚自芳——金二钟之妻, 纸烟厂女工, 21岁。

黄再岩——机械厂机工车间工会主席, 43岁。

时 间: 1958年3月的一个晚上。

布 景: 一间简朴洁净的工人宿舍。舞台正面有一门、窗, 门外通院子; 左側一門通內室, 是金二钟夫妇的房間; 右側一門通內室, 是金树德夫妇的房間。舞台中有一小八仙桌。牆上有毛主席像, 和一面党旗。其余还有一些工人家庭的摆设和一张柜。

〔开幕时, 金大婶正在准备裁剪衣服。她把一块色彩鲜艳的花布平平整整地铺在桌子上, 用一件旧女上衣在花布上比划, 琢磨着怎么裁合适。姚自芳从左門上, 一边说话, 一边把登着的袖子放下来。〕

姚自芳: 妈, 您先别忙着裁衣服呢, 今天又打扫卫生又做饭, 累了一天了, 您歇歇吧!

金大婶: 我就是急性子, 有点什么事, 要是不办利落了, 心窝子上总好象堵块病!

姚自芳: 一件衣服, 什么时候作不了, 休息的时候抓点工夫, 我自己动手就作了, 何必麻烦您呢!

金大娘：你們厂子里事多，开这个会开那个会，連着忙了好几宿（丁一丈）了，那有工夫裁衣服呢。我呢，闲着也是闲着……

姚自芳：媽，您真是……

金大娘：什么真是，假是的，說真格的，你看，媽扯的这块布怎么样？合你的意不？

〔金大娘說着就拿起布在姚自芳胸前比划。〕

姚自芳：媽，您买的还有錯嗎？

金大娘：你可不知道，我昨天上百貨公司去呀，挑了又挑，拣了又拣，人家售貨員还是真耐心，挑来挑去竟看哪块布也沒这块看着順眼……，沒想到我这老太太挑的东西，你們年輕人也要……

姚自芳：媽，您挑的这块布倒是不错，可是我也不缺衣服穿呀，何必忙着买呢。要让人家看見，非得說您……

金大娘：……浪費，是不是？

姚自芳：可不是！您沒听广播匣子說，現在提倡勤儉持家呢！

金大娘：我还不知道勤儉持家！新媳妇过門还不到半个月，作伴花衣服也犯法啦！

姚自芳：誰說您犯法啦？真是的……节约点总比不节约强……

金大娘：这就算浪费啦？好好，这回就算是砂锅里揭湯，一錘子买卖，下不为例，还不行嗎？

姚自芳：您这老太太呀！……

〔金二嫂急急忙忙从后門地上，气喘吁吁。〕

金二鐘：媽，我爹回來了沒有？

金大媽：你問誰呢？你們一個廠子的人，你不知道，還問我？

金二鐘：爹還沒回來是不是？那好，他沒回來，我再出去溜一會兒。等爹回來睡下了，我再回來。

〔金二鐘把姚自芳拉到一旁，耳語。姚自芳听了，感到沒頭沒腦。〕

金二鐘：媽，爹回來要是問起我，您就說一天也沒見着我了。我有事，再出去一趟，等會兒回來。（一邊說，一邊急忙跑下。）

金大媽：（追問）二鐘，二鐘呀，你倒是吃了飯走呀，里屋擺着現成的飯，吃完了再走還不行呀！

〔二鐘在后台：“媽，我不吃了，等會兒回來再說。爹要問我，您就說今兒我压根兒沒回來過……”〕

金大媽：這孩子，也不是什麼火氣到眉毛尖上了，還沒站穩，又跑出去了。（向姚自芳）自芳呀，二鐘方才在你耳朵邊嘀咕什麼啦！

姚自芳：（笑）他說了半天，我也沒听清楚。他光說，爹回來要問他哪去了，讓我就說不知道；他還說，等爹睡了以後，他再回來！

金大媽：二鐘這孩子，不知道搞什麼鬼呢！二十好幾了，還跟三歲的毛孩子一個樣，毛手毛腳的，坐不安，立不穩，連一點踏實勁兒也沒有……

姚自芳：听二鐘的同事說，他在廠子里也是一個樣，除了上班干活老實會兒，下了班，不是唱就是鬧……

金大媽：哪像个娶了媳婦的人，簡直跟西游記里的孫猴子

一样。可是……你呀，偏偏跟咱們二鐘子“对上象”啦！

姚自芳：（笑而不語）

〔后拿“金家的信”〕

〔姚自芳跑了出去，拿回信又上。〕

姚自芳：媽，我爹的信！

金大媽：誰來的？你看看信皮！

姚自芳：（念）“河北省徐水县西榆樹乡星光农业社章启民寄。”

金大媽：呵，是你二舅寄来的。快打开，念給我听听。

姚自芳：（打开信，念）“二姐：好些日子沒有給您写信了。您和姐夫都好吧。二鐘身子骨还是那么结实吧？结了婚啦，也不給舅舅来信了，要不是社里实在忙呀，我真該看看二鐘去！……”

金大媽：（打断）你舅舅呀，哪回写信也得問問二鐘，二鐘子从小跟他长大的，他說他就喜欢二鐘那小子“楞头青”的脾气！

姚自芳：（笑）赶明兒我也得早見这位二舅。（接着念）“……您寄来的十五块钱收到了。我們拿这錢买了兩把镰，一付筐，剩下的六块存到社里的儲蓄所了。社里正在搞生产大跃进，深更半夜点着煤气灯还挖水凼呢。这回买了镰、筐，干活可頂事了。水庫挖好了，今年少說也得多掙一千工分。謝謝二姐老是寄錢，以后沒事別再寄啦，我們不缺錢花……”

金大媽：吓，瞧你二舅收到錢，心里多高兴呀！

姚自芳：是呀，又是嫌，又是箇，咋不高兴呀！

金大媽：自芳呀，提起給你二舅捐錢的事，心里有股子說不出來的痛快勁兒。這要是在從前呀，受苦的日子過慣啦，喝西北風站錯了地方還喝不上啦，哪有力量管別人。如今呀，有他父子倆掙錢，又娶了你这自带糧草的兒媳婦，就是富裕了。拿出點來，給你舅舅花點，還不是應該的嗎？

姚自芳：媽，您這事可辦得對，要叫我說呀，這事還有個“說頭”——這叫作“支援農業大躍進，加強工農聯盟”！

金大媽：這倒有意思呀。我可不知道什麼聯盟不聯盟，反正咱們日子好過了，可不能忘了親戚！也叫有福同享吧……這不能說是浪費吧！

姚自芳：誰也沒說您浪費呀！

金大媽：真格的，咱除了給你舅舅寄點兒錢，買了這塊花布，可沒亂花一個錢呀！

姚自芳：這老太太……

金大媽：這話不光跟你說，就是開家屬會也得這麼說……淨顧說話了，裁衣服還沒動手，我去拿把快剪子去！（下）

〔金樹德從正門上。他滿臉愁氣，進門就問。〕

金樹德：自芳，二鐘回來了沒有呀！

姚自芳：二鐘，二鐘他剛才……

金大媽：（聽見金樹德回來，上）……二鐘呀，他剛才倒是……沒回來！……壓根兒也沒回來！

〔金大媽與姚自芳相視一笑。〕

金樹德：他倒好呵，隔了一個够，他倒不見面啦！

金大媽：你進門就找他，倒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兒呀？

金樹德：這事太要緊啦，可是你先甭打聽什麼事兒。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早晚他也得回來！

金大媽：什麼事兒？各兒倆又鬧翻啦！一進門就這麼直眉瞪眼的，誰又招惹你啦！

金樹德：可不是有人招惹我啦。告訴你，我今兒心里可有點不大痛快，你少惹我！

金大媽：吓，說你憋了一口氣，倒真喘上啦！外邊嘔了氣，到家里找不自在！

姚自芳：（救金大媽耳語）爹今兒怎麼啦？您讓他先吃飯吧！

金大媽：我說二爺子他爹，你先甭吹胡子瞪眼的，有什麼事，吃完了飯再說，好不好？

金樹德：我不吃了，肚子早讓氣給灌飽了，我還吃飯呢！

金大媽：吓！母雞下蛋，越叫喚越來勁兒啦！

金樹德：（伸手向金大媽）拿來！

金大媽：拿什麼來？

金樹德：鑰匙！

金大媽：什麼鑰匙？

金樹德：屋里櫃上的鑰匙！

金大媽：要鑰匙幹什麼？

金樹德：你甭管！我找東西！（接過鑰匙，从右下）

金大媽：（向姚自芳）這老头子呀，你看這是跟誰來勁兒呢？偏性子要是犯上來，十二根繩綑也牽不住！

姚自芳：您問問爹，是不是跟二爺鬧脾氣啦？

金大嫗：甭搭理他！火繩子脾气，“着”过去了还好說点，你要是撵着他来呀，就没完没了。（向里屋）我說二鐘他爹呀，你倒是找什么呀？找不着，我也幫着你找呀！（一边說一边从右下）

姚自芳：（自語）这倒是怎么回事呀？一个說告訴爹他还没回来，一个进门就找他，是鬧了什么事啦？

金大嫗：（又上，向姚自芳）你看他把柜子給翻騰的，昨天晚上除四害講卫生剛收拾利落，現在又給鬧得乱七八糟！你問他到底找什么，他兩季臉蛋子憋的通紅，干脆不理你！

姚自芳：要不我幫着爹找找吧！

金大嫗：（阻止）趁早別理他，这会兒呀，他野象因神附了体！

〔金樹德从右又上。〕

金樹德：（又伸手向金大嫗）給我鑰匙！

金大嫗：又要鑰匙。鑰匙不是給了你嗎？

金樹德：我要箱子上的鑰匙！

金大嫗：这合算你把柜子翻騰了一个够，又要翻騰箱子啦，是不是？

金樹德：你甭管，反正我今天非找着它不可！

金大嫗：您倒是找什么，說句話好不好？哑吧了还是怎么着？

金樹德：（一字一頓）告訴你甭管就甭管！（接过鑰匙，又下）

金大嫗：放着飯不吃，沒事翻箱倒柜乱折腾！

〔这时，金二鐘从正門悄悄上。〕

金二鐘：媽，爹回來了沒有？

姚自芳：（上前）噫！（用手指右边屋）

金大嬌：（压低聲音）你爹回來了，進門就找你，橫眉豎眼的，也不知道怎麼啦！

金二鐘：那我還是走吧，我今晚上不回來啦。先到我黃大伯那兒住一宿再說。

姚自芳：你真是……倒是什麼事呀？

〔金樹德在屋：「是誰呀？噤噤咕咕的，是不是二鐘回家啦？」

金大嬌：是誰呀，……沒有誰！誰也沒來。我是懼王家屋裏那只貓呢！

〔金大嬌和姚自芳相對一笑。

〔金樹德在屋：「回來可不能讓他走呵！」

金二鐘：媽，我走啦！要不然黃大伯睡了，就沒處住了。

〔金二鐘取下，索興抱着一紙包上。

金樹德：（边走边說）這回我可把它找着了。（一見二鐘，急忙踱步到門口）二鐘，你回來！

〔金二鐘在后台：「我還有事呢！」

金樹德：你有什麼事？你回來！

〔金二鐘无可奈何，上。

金樹德：你跑什麼？會开着半截，你就跑了，人跑啦，問題就算解決啦？

金二鐘：誰跑啦？人家有病，請一會兒假到區務所瞧瞧去！

金樹德：你有什麼病？我看是思想病！有理，你也可以拿到桌面上來爭爭嘛！光說「我不同意你們的意

見”，扭屁股一跑，这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啦！

金二鐘：我說我的，您就說您的！大家誰都可以鳴放嘛！

金樹德：胡說！你那叫鳴放呀！那叫“右派言論”！你說說，讓你媳婦也听听！“今天当徒工还不如旧社会当徒工的日子好过啦！如今当徒工算是倒了八輩子霉了。”你說，你写的这大字报叫鳴放？这不叫“右派言論”，叫什么？

金二鐘：（心想有恆，原来不敢爭辯，一听爹說自己是“右派言論”，又忍不住火了。）我不和您爭，就躲开了，您甭沒完沒了的，拿大帽子压人！

金樹德：（气愤）什么？大帽子压人？你写的大字报不对，我看着就是不順眼。小子，你有胆子，坐下来咱們分分誰是誰非？要不說，你就不是好汉！

金二鐘：說說就說說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！

金大鏞：哎呀，你們倒是吵什么呀？有話慢慢說不行嗎？

金樹德：你不用又护着你那宝贝蛋兒，这事不鬧清，吵到天亮也甭想消停！

金大鏞：哎呀，这算是什么事呀，各兩誰也不吃，齋，光吵！（向金芳芳）自芳呀，你快去找黃大伯去。真要吵起来，可不得了。

〔金芳芳急下。〕

金大鏞：我真不懂，什么“是”呀，“非”呀，从厂子里吵到家里，哪有那么多是非呀！

金樹德：（向金大鏞）你不懂什么叫“是非”呀，听听就懂了。（向二鐘）你說說，政府定出来学徒制度規定

以后，你說“这一下子只有老师傅肥了，苦了徒弟！”这话到底怎么講？

金二鐘：怎么講？事情不是明摆着嗎？刚一进厂子当徒工就拿三十多块工資，講明了一年出师，出师后就升三級工。现在怎么着一年不行，改为三年，工資也取消了，改成什么“生活補貼”！除了吃飯，光給几块钱零花就算“打发”了。这一下当徒工的成了师傅手里放的“黑鍋底”（風箏名），一个跟头算是栽到头兒啦。当徒工的哪点比当师傅的少費力气？凭什么捋的差这么多？这不是肥了师傅，苦了徒弟是什么？

金樹德：呸！瞪着眼瞎說瞎話。我看你这思想，要是再不治呀……

〔轉自旁同黃再岩上。〕

黃再岩：什么問題还在吵呀？車間里吵不够，又吵到家里來了？

金大燾：黃大伯呀，您快給劝劝吧，您要是不來呀，这房上的瓦片都快震掉几块啦！

金樹德：（向黃再岩）好！你这工会大主席來了可好了。你給評理，你看看你們这工会會員是怎么教育出來的！

黃再岩：这清官可是难斷家务事呀。

金樹德：这不是家务事！

黃再岩：什么事呀？

金樹德：什么事？“肥了师傅，苦了徒弟”这话到底怎么講？叫他說！

黃再岩：還是這碼事呀！會上不是說了么，明天開會接着說！

金樹德：明天？我一分鐘也不能等，這問題說不清，睡覺也不踏實，心里真叫憋氣！

金二鐘：您憋氣？我這還憋着一肚子氣沒處撒去呢！

姚自芳：（勸阻）二鐘，你少說幾句不好嗎？

金二鐘：不就是寫了這麼一張大字報嘛，錯到哪去啦！還不許人家說話啦！

金樹德：（越說越有氣，向黃再岩）你看，你看……他……，他倒有理了。這要是從前啦，我不脫下鞋底子揍他兩個嘴巴子，我這“金”字倒過來寫。（向二鐘）你說今天老師傅“肥”呀，當初老師傅苦的時候你知道不知道？

黃再岩：這問題說說倒好，叫這些年輕人听听倒是有点好處！

金樹德：（向黃再岩）我說老黃呀，咱們倆可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，我受過的那個罪，你當初也受過。我要是說一句瞎話呀，你可給指出來。當初，咱們是怎麼學徒來的？

黃再岩：要說這話，可有三十多年啦！那時候日本鬼子還沒進中國呢！

金樹德：當初咱們進的是一個有三間房子的鐵工廠呀。說是鐵工廠，還沒有這會兒的鐵匠爐大呢！為了學點手藝，喝碗稀粥，那鐵工廠在咱們眼里可比個衙門還難進啦！死說活說，怎麼着？不要你！

黃再岩：那時候進工廠，學手藝比登天還難啦！

金树德：为了进工厂，他（指二德）奶奶把箱子底儿的一点“破铺衬”（碎布）都卖了，给老板送了四瓶乎“二锅头”的礼，咱磕了三个响头，才算把咱们凑合着收下了。

黄再岩：你还比我强呢！我白给老板扫了两年地，才对付着进了铁工厂。说这话呀，大嫂也不一定知道呢！

金大娘：那会呀，咱还在地主的门槛子底下受罪呢！

金树德：进了铁工厂你猜怎么着？稀粥还没沾牙呢，先订个学徒“契约”。

黄再岩：什么叫“契约”呀，那叫“卖身契”！

金树德：“契约”不是说着好听点吗？

金二德：您说三十年前那点事干什么？这跟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有什么关系？

金树德：有关系！你听听，也叫你长长见识！

金二德：您要说就说吧，反正三十年前的事，由您随便编呗！

姚自芳：（拉二德）二德，你怎么回事？少说两句不行呀？

金树德：自芳呀，你甭管，话要是不说开了，他这石头脑瓜子，连一吨半的汽锤也砸不开！（向二德）好！咱们也甭空口说白话！（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纸包，打开）你看，这就是你爹三十年前当学徒的“卖身契”！

黄再岩：三十多年了，你还真留着这玩艺呢！

金大娘：我说你刚才翻箱倒柜的找什么呢，闹了半天，找你这个宝贝呢！

金树德：（向二德）我的大徒工，你听听，这上边写的
 什么？（念）“在学徒三年期间内，中途不得收业或
 自行辞退，其因……（因为磨破了，看不太清）……
 其因学艺如……如身遭不测之危险，厂方概不责
 责！”什么叫“不测之危险”呀，就是饿死、累
 死，概不偿命！

黄再岩：……那时候，穷人的命可就是不值钱哪！

金树德：……这还不算，还有老板那缺透了德的“三不
 管”：穿不管，打跑了不管，死了不管。

黄再岩：那会儿学徒呀，到哪儿也是这一套！是死是活，都
 交给老板了。万一要是能学点什么出了师呀，那
 算是老天爷赏饭吃！

金树德：什么都不管还甭说，一天从天不亮五点钟起，到
 夜里十二点、一点止，累得个半死，连个老板的
 笑脸也看不上！累了不算数，该学点手艺呀，正
 经事就办不上，除了倒痰盂，就是倒夜壶；外带
 着跑上房，给老板娘买裹脚布！

金二德：从前当学徒的苦，我知道。那时候是国民党、日
 本鬼子时代，现在呀，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，
 还能跟前比？还能开倒车？

金树德：新社会？新社会怎么啦？没旧的就有新的啦？到
 了新社会就更不能忘本！你们光看见今天老工人
 多挣了几个工资就眼红了。没想到老工人当初为
 了学点技术受的那份窝囊气呢！

金二德：从前，从前，老是从前。如今共产党领导的新社
 会，就是为了不让我们年轻人受从前那份罪！

黃再岩：二錢呀，你的話倒是对，你爹的意思也不是讓今天开倒車！可是你不知道從前的苦頭，哪知道今天的甜啦！

【二錢慢慢覺得爹的話有點道理了。慚愧地低下了頭。

金樹德：我看哪，这小子叫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！現在徒工一進工廠大門，就跟師傅訂合同，什麼“保教保學”呀，“尊師愛徒”呀；第一年教會什麼技術，一年教會什麼活。要是在從前啦，你作老夢去吧！（向姚自芳）自芳呀，你也當過學徒工，你也說說，別跟泥胎一樣站在一邊連聲也不吭！

姚自芳：爹，您說的話对！要不是在新社會，我們指不定受什麼罪呢！

黃再岩：受什麼罪？照方抓藥，還不是跟你爹一個樣！

金二錢：誰讓咱們生在新社會呢，沒辦法，就得享點福！

金樹德：你不用說風涼話！我看你享福享得燒了包。師傅手把手的教技術，到時候有生活補貼，病了有公費醫療……，怎麼着？臨了來了一個“倒了八輩子運”，說什麼“今天不如從前了”。（向黃再岩）我的工會主席同志，你給評評理，這跟報上批判的那些“右派言論”有什麼兩樣？

金二錢：（已經有些站不住了，一聽“右派言論”幾個字，又發火）我就不同意說我的大字報是“右派言論”，我又不是沒良心的葛佩琦！

金樹德：你不是報上說的右派分子，多少也沾了点右派的邪氣！

金大媽：關了半天，你們就是為了這點事情呀，吵得這麼